

也谈《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科学性和适切性

——与蔡基刚教授商榷

晏刚¹，张健²

¹ 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淄博

² 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淄博

【摘要】《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研制以交际语言能力模型为基础，结合我国英语教学的实际，旨在为我国英语教学、学习、测评提供参考框架。但是，蔡基刚教授对其科学性和适切性提出质疑，主要原因是该量表过分追求全面和等级要求描述去语境化。针对蔡基刚对量表的误读，我们进行了深入细致全面的分析，希望通过我们对量表的解读，广大师生能够加深对量表的认识，充分利用量表，发挥它积极的参照作用。

【关键词】《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科学性；适切性；商榷；参考

【基金项目】2022 年度淄博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2ZBSKB042）：“课程思政视域下的语用失误研究”

【收稿日期】2024 年 12 月 18 日

【出刊日期】2025 年 2 月 27 日

【DOI】10.12208/j.ssr.20250020

A discussion of the scientificity and appropriateness of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with professor Cai Jigang

Gang Yan¹, Jian Zhang²

¹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²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Model, China's Standards of English Language Ability (CSE) aim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nglish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in China. However, Professor Cai Jigang expresses his doubt about the CSE for two reasons. To be specific, CSE is too comprehensive to be achievable and it is decontextualized so that it failed to cater to the students' needs in their disciplinary studies. In view of Professor Cai's misinterpretation of CSE, we make an overall and in-depth analysis of CSE. We hope that many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SE, make full use of it and put its reference potential into full play through our analysis.

【Keywords】 Chinese English Proficiency Level Scale; Scientificity; Appropriateness; Discussion; Reference

1 引言

蔡基刚教授在《外语研究》2018 年第 5 期发表题为“《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科学性和适切性研究”^[1]的商榷性文章。该文对 2018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2]（以下简称《量表》）的科学性和适切性提出了质疑，原因有二：第一，能力等级和要求过于追求全面，忽视了我国大学生的实际情况；第

二，等级要求描述去语境化，没有反映特定专业学习对学生英语能力的要求。

此外，该文还表达出对正在开发的与《量表》对应的等级考试负面影响的担忧^[1]。针对蔡基刚对《量表》的误读，我们认为有必要专门撰文澄清，并进行细致解析，以加深广大师生对《量表》的认知，充分发挥其参照指导作用。

作者简介：晏刚（1980-）男，山东理工大学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语用学，外语教学；张健（1976-）女，山东理工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2 与蔡基刚教授商榷

2.1 《量表》是否符合我国英语教学实际情况?

蔡基刚指出:《量表》提出的语言要求要比《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以下简称《欧框》)提出的更全面、更细致。他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1]。作为我国第一个覆盖全学段的英语能力测评标准,《量表》旨在“为我国英语教学、学习、测评提供参考框架。”^[3]因此,全面具体细致是《量表》研制的内在要求。

蔡基刚认为《量表》九级能力要求远远超过英语母语者的中上水平,并设想如果学生要达到九级水平,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挤压专业学习时间^[1]。我们认为:《量表》需要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和超前性,设定较高标准和较严要求,以满足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英语水平逐步提高的需要。蔡基刚预测:“在教育部要求所有高校争创双一流的背景下,没有一个高校会降低自己的招生和培养要求。”^[1]部分高校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大跃进”倾向,是由它们自身定位不明、办学思路不清导致的。因此,学生学业负担重,尤其是英语学习耗时费力情况的发生,责任不在《量表》,而在高校。

2.2 《量表》是否符合外语教学规律?

蔡基刚指责《量表》“考所有听说读写译能力。”^[1]他的理由就是“人的能力是有长短的。”^[1]这个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我们却发现漏洞百出。首先,英语学习者听说读写译五项技能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只有五项技能齐头并进,共同提高,语言能力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因此,蔡基刚的说法割裂了五项技能的紧密联系,将语言学习的听读输入和说写译输出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其实,语言的输出会促进语言的输入,有促学作用,因为表达需要会激发学习者内生学习动力。关于语言输出的重要性,文秋芳构建的“产出导向法”^[4]课程体系和王初明创设的“学伴用随”^[5]原则都有所涉及。其次,语言学习的目的是使用。这里的“使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1) 满足工作需要。如蔡基刚^[1]所举实例:理工科学生能够检索和阅读文献,了解本学科的世界前沿情况;飞行员能够在非正常情况下听懂和地面指挥塔人员和其他飞机的飞行员之间的无线电交流。

(2) 满足日常需要。现在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轻易获取大量的英语资源,包括英文阅读材料和视频资料。蔡基刚过分强调英语的工具性,而忽视其人文性,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观点。王守仁指出:“语言的文化属性决定外语教学不能只注重工具

性,还需要兼顾人文性。”^[6]再次,各高校都有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应根据学校类型、层次、生源、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目标等,遵循语言教学和学习规律,合理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课时,形成反映本校特色、动态开放、科学合理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7]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确定学生的考试级别,而不应该是蔡基刚设想的一刀切做法,即“强制所有大学生全面掌握五、六级”^[1]、“研究生掌握七、八、九级的语言能力。”^[1]最后,我们想要说明的一点:蔡基刚似乎有将英语学习和专业学习对立起来的倾向,事实上,英语学习对于培养学生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有积极作用。蔡基刚之所以固执地认为英语学习“费时低效”^[1],毁了学生们的“专业发展前途”^[1],就在于他是以一种功利的态度看待英语学习的,而当今社会,我们特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体到英语学习,就是听说读写译各项技能的全面提升。面对全球化和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我们需要大量掌握专业知识,同时又精通一门甚至几门外语的通讯人才,需要许多具备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专业人才,而《量表》的推出正是顺应这种形势,为我国科学选才提供了一个客观标准,有章可循,有规可依,是尊重外语教学规律的表现。

2.3 《量表》是否能让达到相应级别后可以胜任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

蔡基刚认为《量表》所描述的语言要求是“去语境化的”^[1],没能与特定的学科和行业结合。的确,各个学科和行业差异巨大,对应的与之相关的英语文本语篇结构、修辞手段和句法形式迥异。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定《量表》与专业学习和今后工作的密切关系。《量表》为广大师生的英语教学提供宏观指导和参考,但是,每个学生又需要结合自身情况,合理恰当地使用《量表》。事实上,通用学术英语和学科英语并行不悖,相辅相成。《量表》对于学生能够听懂讲座、阅读文献、撰写论文的通用性要求,是为学科英语的学习做铺垫的。学生们在了解了通用学术英语的基本知识以后,再学习针对学科和行业的学科英语就会轻松很多。否则,学生只能在低层次学习英语,而不能拥有宏观视野,阻碍了他们的上升通道。蔡基刚一味强调学科英语的重要性,而轻视通用学术英语的作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诚然如蔡基刚所言: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只有掌握自己学科和行业英语中各种特定的语类能力、语篇能力、修辞能力和元话语能力等才能真正融入他们的国际学科或行业共同体,才能有效汲取和交流他们学科和行

业的信息^[1]。我们并不否认学科英语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 我们也不能厚此薄彼, 忽视通用学术英语的基础性作用。其实, 二者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8]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

2.4 《量表》是否具有科学依据和现实意义?

蔡基刚通过对比《欧框》和《量表》的研制目的和适用对象, 认为二者没有“可比基础”^[1], 并且发现了《量表》的“两个问题”^[1]。第一, 《量表》描述语并没有涉及学生专业和日后行业所需要的能力要求, 而是更多与中国学习者日常生活的典型活动有关。在蔡基刚看来, 《量表》中提及的这些能力无法帮助学生“应对专业学习和毕业后研究和工作对英语能力的需求”^[1], 没有社会应用价值。第二, 基于《欧框》的考试不以某一教学大纲为参照, 往往用于人才选拔, 是水平测试 (proficiency test); 而《量表》是为教材编写、课程设计和教学评估服务的, 因此, 基于《量表》的考试理应是教学考试 (achievement test)。二者“没有可比性。”^[1]而且, 将标准参照型的教学考试“四六级考试”融入标准参照型《量表》对应的五六级水平考试将会导致学生们放弃课堂学习, 参加社会应试强化班, 对我国外语教学产生“破坏作用”^[1]。针对蔡基刚以上言论, 我们将做出如下回应。首先, 《欧框》仅仅是《量表》研制的参照标准之一, 起到参考借鉴作用。因此, 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欧框》对《量表》的影响。其次, 蔡基刚过分强调科技英语的重要性, 指责《量表》没有描写实验工具与对象、叙述实验步骤和调查方法、描述工程计划的描述语, 而只有描写日常生活的描述语。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9]作为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 大学生不能只满足于通过工作谋生, 而应该有更高的追求。英语学习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世界, 开阔视野, 丰富生活。最后, 蔡基刚搞错了课堂学习与英语四六级考试和《量表》对应考试的关系。课堂学习只是帮助学生了解一些英语的基本语音、词汇、语法、语义、修辞和写作知识, 而四六级考试和《量表》对应的考试难度都要超越基础知识, 所以, 学生不应该寄希望于通过课堂学习来应对这类英语考试。因为“量表为英语学习者提供了自我评价标准”^[10], 他们完全可以参照《量表》, 评估自身实际水平, 有针对性地自学提高, 这也为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蔡基刚称: 《欧框》和《量表》在使用目的、使用对象和使用环境方面都不一样, 不具可比性。^[1]其实,

《量表》本来就是以《欧框》作为参照, 结合中国国情和外语教学现状研制开发出来的, 而没有采用“拿来主义”的做法。“参照”意味着仅以《欧框》作为参考, 规避其建设与实施中的不足, 而不是照单全收。

蔡基刚以“全面详实”^[1]的《量表》未考虑“教学资源的制约性”^[1]和学生专业学习、今后工作、日常生活“需求”^[1]为由, 得出《量表》是“不科学的”^[1]结论。事实上, 《量表》开篇就明确了自己的适用范围, 即“可供英语教学、学习及其他参考。”^[2]作为一个参考标准, 《量表》并不具有强制性。因此, 《量表》对于英语各个级别的能力要求规定的非常全面细致, 有利于教师教学, 学生自学, 考试机构命题时参考使用, 使得英语的教、学、测有章可循, 有标可依, 避免盲目性。虽然《量表》兼具描述性和规定性, 但是, 归根到底, 它只是一个参照标准。因此, 我们大可不必谈表色变。《量表》带来的不是蔡基刚所谓的“灾难”^[1], 而是“福音”。

蔡基刚以“机器翻译”^[1]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例, 说明《量表》没必要将翻译能力单独制表, 而且还规定得如此详细。在他看来, 这种做法纯属“科盲”^[1]所为, 因为 google translate 之类的翻译软件完全可以包打天下, 完成这一切, 何必多此一举, 制定一个翻译量表呢? 我们并不否认人工智能、机器翻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多领域, 翻译软件可以部分代替人翻译许多资料。但是, 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机器毕竟不是人, 在翻译科技资料时, 翻译软件的表现似乎是游刃有余。然而在处理文学作品时, 翻译软件就变得笨拙不堪, 错误不断了。所以, 机器可以部分代替人, 却永远不能取代人, 尤其是在翻译包含大量语境信息的材料时, 毕竟人还是有自主性、主观性、能动性的。总之, 作为一份参照标准, 《量表》“详细列出学习者应掌握的各种英语知识和能力, 注重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协调发展。”^[3]是恰当和科学的。

蔡基刚声称: “为各专业学习服务的外语教学和测试是不需要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标准的。”^[1]我国幅员辽阔, 英语学习者众多。如果按照蔡基刚的说法, 这么多英语学习者的英语能力评估将面临无标可依, 无法比较的尴尬局面。而《量表》为每一个阶段的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提供参考标准, 真正做到英语教学和测评“车同轨, 量同衡”^[11]。《量表》将在我国英语学习、教学和测评之间架起一座连通的桥梁^[11]。因此, 《量表》适用于我国各种英语学习者和使用者, 具有普适性和普惠性的特点。蔡基刚认为作为“国标”^[1], 《量表》

不可能考虑到学生个体的不同需求和不同专业行业对外语的不同需求。在他看来,统考只能能力等级,而不区分英语专业和非英语专业、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这些要求大多数是针对英语专业提出的^[1]。我们认为《量表》既然是“国标”^[1],当然应该具有通用性的特点,应该考虑大多数英语学习者的需求,否则,也无法配得上“国标”这个称号。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能力的定义,能力是指“能胜任某项工作或事务的主观条件。”^[12]而刘建达、韩宝成从语言教学和社会需求的角度对语言能力的界定是“一个人语言理解和表达意义的能力。”^[13]因此,《量表》所描述的各个级别的英语能力标准不必要区分专业和学科行业,而是关注学生在日常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英语语言能力,《量表》所涉及的这些能力是相应级别的英语学习者都应该具备的。

蔡基刚指出:“大规模标准化考试的分数是一回事,能做什么完全是另一回事。”^[14]他的理由是无论是客观选择题,还是常模考试的成绩,都不能反映考生的真实水平,因为客观题为主的考试影响考试效度,常模考试的参照群体不好确定。蔡基刚的担心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立足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考试模式。我们的现实情况是,作为一个考试大国,我国每年都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名考生参加各类英语考试,如果我们不采用客观题为主的考试,那将会给阅卷工作造成沉重的负担。客观题虽然存在“比主观题做起来容易”^[14]、“鼓励猜测”^[14]的不足。但是,它又具有客观公正、阅卷省时省力的优点。任何题型都是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结合国情,权衡利弊,选择适合我们的考试题型。蔡基刚还怀疑《量表》对应等级考试的分数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语言能力^[1]。任何考试都是一个概率问题,是对考生语言能力的抽样检查^[15]。

蔡基刚认为基于《量表》的英语教学会侵蚀学生的专业学习时间,不利于他们的成长成才^[1]。我们却有不同意见:在中西方的比较中,学生们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英语学习和专业学习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通过学习和使用英语,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国外前沿的科技进展、管理经验和思想理念,学习和了解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文明。”^[7]

3 结语

我们撰文和蔡基刚商榷,并不是要全盘否定他对《量表》的观点和看法,因为我们认为蔡基刚有些提醒还是很有必要的。他表达的这些忧虑意在提醒教育主

管部门要慎用《量表》,不要把《量表》错用滥用,对中国英语教育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这涉及《量表》的使用问题,而《量表》是立足于我国英语教学和测评的实际制定的,兼顾了“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1]我们通过学术争鸣,旨在加深广大英语教师和学生对《量表》科学性和适切性的认识,为他们科学合理地使用《量表》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1] 蔡基刚.《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科学性和适切性研究[J].外语研究,2018(5):39-44,112.
- [2] 教育部考试中心.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S].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8.
- [3] 刘建达、彭川.构建科学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J].外语界,2017(2):2-9.
- [4] 文秋芳.构建“产出导向法”课程体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547-558,640.
- [5] 王初明.从“以写促学”到“以续促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7(4),547-556,639-640.
- [6] 王守仁.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J].外语教学,2018(4):1-4.
- [7] 王守仁.《大学英语教学指南》要点解读[J].外语界,2016(3):2-10.
- [8] 余渭深.教学大纲的发展对大学英语应用能力培养目标的再认识[J].大学外语教学研究,2016(1):23-35.
- [9] 张世富.人本主义心理学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J].学术探索,2003(9):66-68.
- [10] 刘建达.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与英语学习[J].中国外语,2017(6):4-11.
- [11] 刘建达.我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研制的基本思路[J].中国考试,2015(1):7-11.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13] 刘建达、韩宝成.面向运用的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建设的理论基础[J].现代外语,2018(1):78-90.
- [14] Heaton, J. B. Writing English Language Test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15] Alderson, J.C. et al. Language Test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版权声明:©2025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